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论灵魂

〔阿拉伯〕伊本·西那(阿维森纳) 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论 灵 魂

——《治疗论》第六卷

〔阿拉伯〕伊本·西那(阿维森纳) 著

北京大学哲学系 译



商务印书馆

1995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论 灵 魂

——《治疗论》第六卷

〔阿拉伯〕伊本·西那（阿维森纳）著

北京大学哲学系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3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民 族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7-100-01916-8/B·266

1963年3月第1次	开本 850×1168 1/32
1995年5月北京第3次印刷	字数 216千
印数 10 000册	印张 10 1/8 插页 6

（60克纸本）定价：9.70元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庸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着手分辑刊行。限于目前印制能力，每年刊行五十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将陆续汇印。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在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3年5月

F258/11

伊本·西那的生平和哲学思想

塔吉克族的伟大思想家伊本·西那的名字对我们并不陌生。1952年在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号召之下，我们举行过伊本·西那诞生一千周年纪念。这是按照伊斯兰教国家人民所用的太阴历（黑蚩拉历）计算的，这种历法比公历每年要少十天左右。

伊本·西那哲学遗产的研究，是一个斗争激烈的领域。这一阵地长期为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所占领，他们尽管写出了大量的专著和论文来论述伊本·西那的哲学，但是从来没有而且也不能对伊本·西那作出正确的、公正的估价。他们站在帝国主义殖民地统治者的立场上，蔑视东方各国人民，对伊本·西那千方百计地进行歪曲和污蔑，把他說成仿佛只是一个不太高明的亚里士多德注释者，其功绩充其量不过是保存了一些西方古代哲学遗产，给欧洲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提供了一些唯心主义的资料。他们极力掩盖伊本·西那的哲学在历史上的进步意义，不提它的促进科学发展的作用，而尽量吹嘘其中僵死落后的东西。他们大都是新托馬斯主义者，目的在于巩固天主教的黑暗势力，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服务。他们对待伊本·西那正如对待亚里士多德一样，像列宁所指出的：“僧侣主义扼杀了亚里士多德学说中活生生的东西，而使其中僵死的东西万古不朽。”^①

^① 《哲学笔记》，见《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38卷，第415页。

因此我們必須进行頑强的斗爭，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开展这个領域的研究。尽管我們的工作开始得还不很久，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們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績。我們的做法与資產階級学者正好相反，不是任意歪曲，而是坚决反对歪曲，努力恢复伊本·西那哲学的本来面目，以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分析，指出其中的哪些东西是精华，哪些东西是糟粕，从而吸取其精华，排除其糟粕。對我們最主要的，乃是通过对伊本·西那哲学的批判分析，揭露出历史的客观必然性和在斗爭中发展的規律。我們应当做的，是通过具体分析，证明哲学史是階級斗爭的思想反映，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爭史，說明唯物主义为自己开辟道路时所经历的艰苦曲折的斗爭过程，从而捍卫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同时，具体地說明了东方先进哲学思想家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也就最有力地駁倒了西方資產階級种族主义的“西方中心論”，从而鼓舞了东方各族人民解放斗爭的意志。

二

伊本·西那是中世紀东方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同时也是一位最著名的医生、科学家和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的哲学中包含着强烈的唯物主义傾向，在哲学史上起过巨大的进步作用，無論对东方和西方，都发生过良好的影响。他的医学著作更是数百年間东方和西方医生的典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学說中吸收并发展了东方和西方的先进科学文化遗产，也促进了东方和西方科学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在东方人民和西方人民之間起了文化思想上的联系作用。

伊本·西那的全名阿布·阿里·阿尔-胡赛因·伊本·阿伯达拉·伊本·西那(ʿAtū·Alī al-Husayn Ibn·Abdallah Ibn Sīnā),在欧洲以拉丁化的名字Avicenna(阿維森納)著称,黑蚩拉历370年(即公历980年)生于中亚細亚布哈拉城附近的阿夫沙那鎮。这个地方在現今苏联的烏茲别克加盟共和国,离塔吉克加盟共和国不远。从血統上說,伊本·西那是塔吉克人。

伊本·西那生活在十世紀末到十一世紀初,这时世界上的主要国家都处在封建时期,但是各国发展的程度并不平衡,大体上說来,是东方高于西方,尤其是在生产力和文化方面。当时在我国是北宋初年,在欧洲是日耳曼国王鄂图刚建立神圣羅馬帝国的时候,在西亚和北非地区則是伊斯兰教哈里发帝国已经分裂的时候。当时的中亚細亚是一个摆脱了阿拉伯人統治的独立王国——塔吉克人的薩馬尼德王朝,其首都就在布哈拉。

远在伊本·西那誕生之前,中亚細亚各族人民就发动了多次的起义,反抗当时的阿拉伯統治者,反对本族的封建貴族的剝削。其中規模最大的是穆康那(綽号,意即“纏巾者”)所領導的武装起义。这些武装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是終于削弱了阿拉伯貴族的統治,使他們最后不得不退出了中亚細亚。在塔吉克人的国家里,主要矛盾仍然是农民与封建主的矛盾。同时阿拉伯統治者虽然退出了中亚,但哈里发帝国仍然残存于不远的巴格达,而且保持着宗教上的控制,它与中亚細亚各族人民的矛盾并没有完全消除。此外哈里发帝国鼎盛的时候(相当于我国唐代)就发展了商业经济,进行了巨大的海外貿易,东至我国和印度,西至欧洲,都是伊斯兰教商人足迹所到的地方,因而在中亚細亚也形成了一些大城市,城

市商人与封建統治者之間也存在着一定的矛盾。

伊本·西那出生于城市中的中等官吏家庭，这是一个矛盾的地位：他一方面与封建統治階級有联系，需要依附封建統治者，另一方面又与城市中等阶层有联系，与貴族封建主有矛盾。前者是他的保守落后的方面，后者是他的进步的方面，但是后者毫无疑问是他的主要方面。作为一个城市居民，他是热烈要求发展生产、发展科学文化，反对宗教蒙昧主义的。

伊本·西那在薩馬尼德王朝的首都布哈拉受教育，十六、七岁时，已经学貫古今。他学习了古代的哲学、几何学、自然科学和医学，并且成为名医。虽然他不懂希腊文，但是当时希腊古典著作都已经有了阿拉伯文的譯本，他精通了这种学术文化上的共同語文之后，也就研讀了这些古典著作的譯本，尤其对亚里士多德和伽侖的著作用力最勤。当时布哈拉的苏丹曼苏尔身患重病，伊本·西那給他治好了，因而得到特許，可以在王室藏書楼中研究，这一項、特权更使他熟悉了前人的成就，大大地增长了知识。但是他并不限于书本的研究，而把主要的力量放在观察实验上，并且十分重视因通商而传来的外国科学成果。

伊本·西那二十岁的时候，薩馬尼德王朝覆亡，他逃到了花刺子模，受到一位朝臣接待，在那里继续科学研究，并开始著作。这时著名的科学家比魯尼也到了花刺子模，伊本·西那与他展开了科学討論。大約在花刺子模的时期，伊本·西那完成了他的哲学全书《治疗論》。

三十一岁时，由于政治原因，伊本·西那又被迫从花刺子模逃出，在好几个地方住过，以后定居朱尔丈，在那里教授学徒，并开始

写作他的医学巨著《医典》。后来他迁居哈馬丹（在現今伊朗境内），由于治好了哈馬丹苏丹的病，被任命为大臣。他在哈馬丹的时期一方面从事政治活动，一方面仍旧从事科学研究，并到处行医。宫廷政治生活使他见到了封建統治集团的腐败，大为不满，为此几乎遭到杀害，后来在苏丹死去、嗣子继位时更被囚禁，但是他在獄中仍不放弃科学活动，写了不少著作。直到后来另一个王子阿布·查发尔攻陷哈馬丹，才把伊本·西那从獄中放出，任命为太医，并把他带到伊斯巴汗。这时他已四十二岁。

在伊斯巴汗宫廷中，伊本·西那得到了安静的环境从事科学活动，教育青年，与学者們举行科学討論会，創立为群众治病的医院，并完成了他的巨著《医典》，用塔吉克語写了哲学著作《知识論》。后来他又回到哈馬丹，死于黑蚩拉历428年（公历1037年）。

伊本·西那終生不懈地从事科学研究，从观察、实验中积累知识，从临床医疗中获得丰富的经验，并且不断地把经验总结提高到理論。这种做法与当地的伊斯兰教正統派僧侶和欧洲基督教经院学者完全相反，他們是只背誦经典，利用形式邏輯来进行詭辯，利用神秘观念来愚弄人民。伊本·西那痛恨蒙昧主义，曾經在一首诗中写道：

“无可奈何！在这蠢驴世界上

誰不是驴，就被指为无信仰！”

他的这种勤勤恳恳、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是他的先进城市居民的立场所决定的。他不仅是一个宫廷医生，而且为广大的群众治病，因而广泛地接触到城市中各个社会阶层的居民，同情他們的疾苦，也认识到只有用实事求是的办法才能解除他們的痛苦。但

是就在当时，不同阶级的人对待这样一位科学家就有截然不同的两种看法：人民群众爱戴他，颂扬他，称他为“医师之王”，“哲人之王”，而反动的正统派僧侣却仇视他，诋毁他，称他为“异端”。

三

伊本·西那的哲学，我们决不能仅就其个别的词句来作抽象的理解，而必须与他的科学成就联系起来考察。他诚然接受了西方古代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和伽侖的医学体系，但决不是简单的因袭，也不是局限于概念上的继承。他是通过经验的印证而接受的，是以批判的态度对待文化遗产的。我们可以看出，他接受亚里士多德的具有唯物主义因素的体系，而不接受当时流行的柏拉图派唯心主义体系，并不是偶然的，这里面就包含着路线的抉择。

上何一个人，要想完全不顾前人的经验，一切都从头做起，那是不可设想的。同样情形，在总结经验的时候，要想完全不顾前人的理论，在空白的基地上独自建立全新的理论，也是不可设想的。伊本·西那继承了許多前人的、别人的和外国人的经验，又通过自己的实践取得了許多新的经验，在总结的时候，不可能不借助前人的理论体系。但是他并非不加批判地全盘接受。诚然他接受得很多，甚至接受了許多错误的、不合理的東西，但是要知道，在伊本·西那的时代科学知识毕竟是不多的，知识的空白点很多，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总结，是很难避免以一些未经经验证实的空想的东西来填充空白点的。当时的科学水平还不足以根本推翻前人的理论体系，这是事实。但是我们决不能像西方资产阶级学者那样，不看伊本·西那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新的贡献，只看他从古人那里继承

来的陈旧錯誤的东西，就得出結論說伊本·西那没有什么新的創造，沒有超过亚里士多德和伽侖。这是非历史的观点。

伊本·西那号称“亚里士多德第二”，这个意思决不是說他是亚里士多德的簡單翻版，而是指他走亚里士多德的路线，并且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进步方面。亚里士多德的特点是二元論，是搖摆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間。这也是伊本·西那的特点。但是我們有足够的证据說：伊本·西那的唯物主义傾向非常强烈，包含着丰富的具体内容，而他的唯心主义因素則非常一般化，甚至带着伪装的性质。要知道当时的伊斯兰教正統派反动势力毕竟很大，公开否定上帝的人是很难生存下去的。

我們首先看一看伊本·西那有哪些科学貢獻。

伊本·西那的著作极多，虽然各家的說法不一，有說共300多种的，有說200多种的，有說160多种的，有說99种的。这些著作就性质而論，有医学、哲学、自然哲学、数学、天文学以至音乐、詩歌等方面的。除了科学著作以外，他在哲学著作中也随处引用了自然科学的材料。其中最主要的著作是：

1) 《医典》，共五冊。这是最主要的医学百科全书。

2) 《治疗論》，共17卷。这是最主要的哲学百科全书。

3) 《拯救論》。这是《治疗論》的节要。

4) 《指要与証明之书》。这是他的哲学的簡述，由于簡明，在中世紀最为流行。

5) 《公正論》。这部著作对东方和西方的哲学家作了比較，共20冊，已佚。

6) 《东方人的哲学》。已佚，只保存下其中的一部分：《东方人

的邏輯》。

7) 《知識論》。這是他的哲學的簡述，是用塔吉克文（即達爾文或法爾斯文）寫的。

我們首先來看《醫典》。這是一部真正的醫學百科全書，包括解剖學、生理學、病理學、治療學、藥物學、衛生學和營養學，總結了當時的全部醫學知識，既有實際，又有理論，因而從11世紀到17世紀在東方和西方成為標準的醫學教科書，早在12世紀就譯成了拉丁文，先後印行過三十餘版。

從這部書以及伊本·西那的其他著作中可以看出，伊本·西那是精於解剖的。他對眼部肌肉結構的描寫，做到了精確的程度，這一點現代的專家們也不能不承認。他對腦和神經的構造，也描寫得很詳細。他發現大腦中感覺中樞和運動中樞的大致部位，並且論述了它們的作用。但是西方資產階級學者雖然不能否定這些杰出的成就，卻借口《古蘭經》禁止解剖屍體，把伊本·西那說成仿佛只是空想出這些東西似的。其實這個問題早就由伊本·西那自己解答了，他在自己的親筆著作中說明了他是進行解剖的。我們在《治療論》第六卷中就可以看到這樣的話。

在病理方面，他對腦膜炎、中風和胃潰瘍的症狀和病因作出了天才的分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出了一個天才的假設，認為肺結核、鼠疫、天花、麻疹等病是由肉眼看不見的病原體造成的，並認為致病物質通過土壤和飲水傳播。大家都知道，伊本·西那的時代距離巴士德的時代有多麼遠，細菌的存在11世紀的人是無法設想的。伊本·西那得出這個結論，該經過多少次辛勤的細心觀察，化過多少苦思苦想的工夫！

在临床诊断方面，更有一件十分值得注意的事，就是《医典》中系统地列出了48种脉法，说明脉有沉浮强弱等等之分，各与一定的病症有关，并且说明了脉在寸关尺上。这48种脉法中，有35种与我国晋代太医令王叔和所著的《脉经》相同。这决不是一件偶然的事。从唐代中西交通之盛，我们完全有理由断定我国的脉学传到了中亚，为伊本·西那所接受，并且在临床实践中得到了发展。此外，我国医学中诊断糖尿病的方法也见于《医典》。

在外科手术方面，他详细地记述了膀胱结石截除术、气管切开术以及创口和外伤的治疗方法。他提出了泥疗、水疗、日光疗、空气疗等理疗方法。在药物方面，《医典》中增加了希腊、印度等国医生所不知道的数百种新药，特别是利用汞蒸气和汞制涂剂治疗梅毒的方法，以及预防汞中毒的方法。

《医典》中更提出了过滤和煮沸饮水的消毒方法，以及不同年龄的人的居住、衣服、营养等方面的卫生方法，并且提倡体操和户外运动。

尽管伊本·西那的《医典》中还有许多神秘的观点和不合理的治疗方法，但是决不能抹煞上述的先进科学成就。凭着这一点，我们就决不能说伊本·西那的医学只是伽侖医学的简单因袭。

我们更应当密切注意，伊本·西那的《医典》并非只是大批经验材料的简单罗列。他十分注意追踪事物现象的因果关系，找出各种疾病的规律性。他根据所找到的规律，对疾病作了科学的分类。所以我们说他的贡献主要还不在于临床经验，而在于建立了医学的科学体系。这一点更具体地说明了他的先进哲学思想对科学发展的指导作用。

此外我們还可以在伊本·西那的著作中看到，他把观察实验的方法用于其他科学部門所得到的成就。例如在地质学方面，他曾經把山脉的形成归因于地壳的运动和流水的浸蝕。在化学方面，他亲自进行实验，对混合物和化合物进行分析。他坚决反对神秘的炼金术和星相学。

他不只研究了各門科学中的个别問題，而且考察了各門科学的性质和相互关系，确定了它們在总的知识体系中所占的一定地位。这就是他对科学所作的分类。他首先把一切科学部門分为两大門，一門是与人类行为有关的，称为实践科学，另一門是与自然有关的，称为理論科学。实践科学又按层次分为：(1)治国的科学(政治学)，(2)厚生的科学(经济学)，(3)修身的科学(倫理学)。理論科学又按抽象的程度分为：(1)高級科学，或神圣科学，即形而上学，(2)中級科学，或数理科学，(3)物理科学。其中每一种又分为純粹的和实用的，如純粹物理学討論运动变化，实用物理学則是医学、化学等；純粹数学如算术、几何、天文、音乐，实用数学則如測量、机械学、制图学、乐器制造等。至于邏輯，他有时归入数理科学，有时別称工具科学。他的分类基本上与亚里士多德相同，但是把亚里士多德列入第三門“創造科学”的詩学、修辭学等归入倫理学。

从这个分类里，我們可以看出，哲学与科学并不是严格分开的。这一方面說明了当时科学尚未从哲学中最后划分出来，另一方面也說明了伊本·西那的哲学概念与科学概念是一致的，哲学并不是站在科学之上的科学之科学。我們可以看他所下的定义：“科学就是人类理性对事物的掌握，而且是这样一种掌握，在这种掌握里是沒有錯誤的。如果我們用令人信服的理由和可靠的論据

来证明所掌握的事物(概念),那我们就有了哲学。”(見他的論文《腊色拉·同·費尔·阿合德》)

事实上,我們在他的哲学著作中随处可以看到,他用来当作可靠的論据的就是他从经验得来的那些科学成果。科学的成就乃是伊本·西那哲学中强烈的唯物主义因素的重要基础。

四

現在我們来考察伊本·西那哲学的基本要点。

我們說过,伊本·西那的哲学是二元論,但是具有强烈的唯物主义傾向。这主要是反映了塔吉克封建社会中城市居民中等阶层对封建主上层又依附又矛盾的关系。在当时社会中,这个阶层是先进的。

我們要掌握这种哲学的具体意义,必須考虑它在当时思想斗争所占的地位,因此应当首先联系其敌方的实质,以及前輩的斗争来考察。

与伊本·西那哲学針鋒相对的敌方,是当权的封建主和正统派伊斯兰教僧侶的思想体系,即教义学或经院哲学。和基督教的经院哲学一样,它的目的在于給宗教教条建立理論根据,借以要求人民群众盲目服从,放弃现实的斗争。相同的目的也决定了相同的手段,就是从腐朽的唯心主义、神秘主义哲学中寻找武器。它所找到的主要是新柏拉图主义,以及经过新柏拉图派篡改了的亚里士多德学說。

中亚細亚的先进思想家們与这样的敌人作斗争,也必須寻找适合于自己的思想武器。他們正視现实,要求发展生产,建立幸福

的生活。目的既然相反，手段也就不同；他們也求助于古代哲学，但是以合理的思想为对象。思想的解放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经过挣扎搏斗。这个搏斗的过程在伊本·西那誕生前已经开始了。

第一个开辟道路的是生于錫尔河畔的法拉比(870—950)。这位哲学家也通晓数学和医学。他不滿意亚里士多德著作的阿拉伯文旧譯本，力求认识真正的亚里士多德哲学，为此曾到巴格达和叙利亚去学习，研讀叙利亚文的譯本和注释，并且自己給亚里士多德的許多作品作了注解。法拉比的注解揭示了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許多合理因素。

虽然法拉比基本上还是唯心主义者，并没有完全抛弃柏拉图，而是力求把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調和起来，但是他已经开始走上了泛神論的道路。在启蒙时期，泛神論是一种向唯物主义过渡的方便形式。法拉比承认真主是世界的第一因，认为从真主“流溢”出物质世界，但是他由此作出結論說，物质世界既是从真主流出的，也就不是无价值的东西，而是有必然性的。他肯定了物质世界，并且肯定物质世界是可以通过感觉去认识的。这就是說，他在泛神論这个比較寬敞的框子里，給人的认识、給经验科学安排下活动的場所，爭得一份合法的权利。

第二个先进思想家是与伊本·西那同时的花刺子模学者比魯尼(973—1048)。这是一位非常淵博的科学家，在天文学、数学、历史学、地理学、矿物学等方面都有杰出的貢獻。他不仅重視直接经验，而且大力吸取他人的、异域的科学成就，曾經訪問印度，向印度学者学习，写下一部极其重要的古典著作《印度志》。比魯尼在哲学上追隨法拉比，他的功績在于提供出丰富的科学資料，支持了泛

神論这条新路线。他尽管并没有完全摆脱唯心主义，却在科学范围内作出了十分勇敢的結論：“存在处在变化发展之中——其中也包括自然力”；“一切活动都属于物质。物质本身在結合和变更事物的形式。因此这个物质就是創造者。”

法拉比是伊本·西那的引路人。伊本·西那自称曾讀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四十遍不得其解，讀了法拉比的注解才豁然貫通。法拉比指出的，是抛弃柏拉图路线，走亚里士多德的道路。伊本·西那从亚里士多德的二元論道路出发，但是向唯物主义的一面推进了一步，比法拉比走得更远。科学家比魯尼是伊本·西那的同盟軍，但是伊本·西那在哲学上超过了比魯尼。他基本上克服了柏拉图路线，总的說来，已经不再是一个唯心主义者。

伊本·西那在解决哲学基本問題的时候，采取二元論的态度。他肯定物质世界是永恒的，同时也承认眞主是永恒的。二元論意味着掙脫唯心主义一元論的枷鎖，准备向唯物主义一元論过渡。伊本·西那占据的正是这个桥头堡的地位。

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伊本·西那提出这样的理論是煞費苦心的。他表面上并不否定眞主，以便堵住敌人的嘴；但是实质上可以說只是保存眞主之名，暗中替换了內容，使它变成了另一种东西，近乎物质的代号。他所用的办法是：应用亚里士多德的“有論”^①为手段，对新柏拉图派的“流溢論”加以改造，然后加以利用。他首先提出“有”来，这是誰也不能反对的，因为宗教也要承认神是

^① 亚里士多德的 $\tau\acute{o}\ \delta\epsilon\iota$ ，阿拉伯文譯作 *mawjūd*，即拉丁文的 *ens*（英文的 *being*，俄文的 *бытие*），中文一般譯为存在，因为与 $\tau\acute{o}\ \epsilon\iota\sigma\iota$ （*wujūd, esse, to be* 存在）混淆，这里姑譯为“有”。